



通鑑總類卷十五

忠義門

齊王蠋謝樂毅之請

周赧王三十一年。樂毅聞書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書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書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歛。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悅。

王孫賈殺淖齒以報齊王

三十二年。齊淖齒之亂。湣王子濩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傭。王孫賈從湣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入市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立以爲齊王。保莒城以拒燕。

趙藺相如全璧而歸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以詐給秦王。復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爲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爲上大夫。

漢紀信誑楚以救漢王之急

三年。楚圍漢王於滎陽。急。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周苛不肯爲項羽將

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

高祖赦季布戮丁公

五年，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

平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高祖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危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倣丁公也。」

趙苞不顧私恩毀忠節

熹平六年，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

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毋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晉嵇紹以身衛惠帝見殺

永興元年。太弟穎僭侈日甚。大失衆望。司空東海王越等謀討之。越奉惠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請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苞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穎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惠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惠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惠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八耳。遂殺紹。血濺帝衣。惠帝墮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惠帝幸其營。左右欲浣帝衣。惠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東晉沈勁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

興寧二年。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爲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洛陽糧盡。援絕。祐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衆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燕太宰恪攻洛陽。克之。執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

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赦之。必爲後患。遂殺之。臣光曰。沈勁可謂能爲子矣。耻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祭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郝愔怒子超黨於桓溫

太元二年。臨海太守郝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卽焚之。旣而愔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宋袁粲父子俱死石頭城

昇明元年。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劉秉與袁粲。閤手仰成矣。詔袁粲鎮石頭。粲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卽時順命。會蒼梧王遇弒。沈攸之遺道成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柰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凡在臣下。誰不愧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旣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愾懼。道成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初褚淵爲衛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乃從之。及粲爲尚書令。

遭母憂。淵壁言說懇至。祭遂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蒙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祭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祭曰。淵與彼雖善。曷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軍主會稽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蘇烈等。自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祭。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祭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入以身衛祭。僧靜直前斫之。祭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謚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祭死。不作褚淵生。謝朓不肯勸進蕭道成。

齊建元元年。太傅道成以謝朓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

齊劉思忌寧為南鬼。不為北臣。

末泰元年。魏統軍李佐攻新野。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

北魏崔楷不肯虧忠而全愛。

梁大通元年。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崔楷為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

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疆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沈恪不忍送梁主如別宮

陳末定元年。梁敬帝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

周榮建緒不願與隋王共取富貴

太建十三年。隋王與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隋王將受禪。建緒為息州刺史。將之官。隋王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卽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

隋堯君素責屈突通負國生降

義寧元年。屈突通與劉文静相持月餘。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為

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為李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即以城降文靜。文靜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蔣公。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歔歔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而退。

唐張道源不降竇建德

武德二年，淮安王神通使張道源鎮趙州。竇建德陷趙州，執總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降，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為其主用，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羣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即降。大王之意以為何如？建德

忠義門
通鑑綱目卷十五
乃悟卽命釋之

屈突通不顧二兒以狗義

三年高祖議擊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屈突通二子在洛陽高祖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爲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爲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高祖歎曰狗義之士一至此乎

秦王以薛萬徹爲義士

九年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

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

太宗目蕭瑀爲真社稷臣

貞觀九年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太宗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瑀違衆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鄉不遇聖明求免難矣

太宗追贈堯君素

十二年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

忠義門
孫以聞

李安靜拒武后革命

載初二年。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姚元之甘獲罪以全人臣之義

神龍元年。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父。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史。

顏真卿獨守平原以拒賊

天寶十四載。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問道奏之。明皇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

盧奕守節死無所恨

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愷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愷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愷潰去。愷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

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廡。使人執愷。奔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奔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顏真卿感激軍士以討賊

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愷盧弈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

顏杲卿罵賊至死

至德元載。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杲卿

瞑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表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髡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

張巡責令狐潮以忠義何在

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

段秀實以笏擊朱泚

建中四年。涇原節度使姚令言以亂兵迎朱泚入宮。自稱權

忠義門
知六軍。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殉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侯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玘，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募善走者追之。

旻至駱驛，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已死，泚哭之甚哀。德宗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顏真卿雍容辨敕而就死

興元元年。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鄭畋刺血誓以討賊

廣明元年。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鬻傷其面。自午至明日。尚未能言。會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隣道合兵討賊。隣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王處存舉兵衛車駕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孫揆寧死不肯復事鎮使

大順元年。李存孝械孫揆以獻於李克用。克用囚之。旣而使入。誘之。欲以爲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

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
王師範舉義兵以討朱全忠。

天復三年。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彊兵。但自衛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遣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全忠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

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有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友寧召葛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之。後梁朱全昱責梁王滅唐三百年社稷。

開平元年。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聞王將卽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卽皇帝位。太祖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礪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爲。太祖不懌而罷。

張承業勸晉王復唐社稷

龍德元年。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効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欲造法物。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成疾。不復起。

後唐莊宗終不能用王彥章

同光元年。後梁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莊宗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

忠義門
北魏書卷之三
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莊宗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莊宗發中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莊宗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

姚洪寧爲天子死不與人奴並生

長興元年。東川兵至閬州。董璋晝夜攻城。初。璋爲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厠。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獎拔汝。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馬糞。得饑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耻。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焚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明宗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

後晉張敬達不肯生降契丹

天福元年。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梯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秃。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人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

忠義門 通鑑綱目卷十五 十一
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今援兵且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

沈斌寧爲國家死。不効趙延壽所爲。

開運二年。契丹自恒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邠州城下。刺史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

庭。恐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爲國家死耳。終不効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後周太祖稱馬全義忠於所事。

廣順三年。鎮寧節度使郭榮入朝。故李守貞騎士馬全義從榮入朝。太祖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義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輩宜効之。

南唐張彥卿部兵守城。至死不降。

顯德五年。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鬪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節義門

漢蘇武杖節不肯降匈奴

始元六年。初蘇武既徙北海。上稟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武在漢與李陵俱爲侍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

通鑑綱目卷十五
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及壺衍鞮單于立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凡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龔勝等守節不仕王莽

始建國三年王莽遣使者奉爾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師友祭酒勝稱病篤使者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虚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莽又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

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初。郭欽爲南郡太守。蔣詡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嘆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咸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歛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了官。不仕於莽。

鮑永慙以其衆幸富貴

建武二年。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祭喪。出儲大伯等。封

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光武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光武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旣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人有挑其隣人之妻者。其長者罵而少者報之。後其夫死。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下。

宋弘不徇主意而易妻

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光武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光武令主坐

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温序杖節伏劍而死

八年。校尉温序。為隗囂將荀宇所獲。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撻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須汙血。遂伏劍而死。

荀彧不從曹操議九錫

建安十七年。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

魏文帝不能臣楊彪

黃初二年。初文帝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文帝乃止。

晉周虓不肯屈節於符秦

寧康元年。秦王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得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况郎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氐賊。嘗值元

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

楊盛不改晉年號

宋元嘉二年，初楊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始用元嘉年號。

唐顏真卿不爲賊黨誘脅失節

建中四年，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官軍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德宗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

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德宗以爲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劍擬之。爲將割啗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留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季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

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它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梁震終身不受高氏辟署

後梁開平二年。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

孝行門

漢薛包不以外居廢晨昏之禮

建光元年。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罷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安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徐庶不肯失母而圖王霸之業

建安十三年。徐庶母爲曹操所獲。庶辭劉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魏王祥以繼母憎愛愈恭

甘露元年。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爲之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晉王裒痛父非命不仕

泰始十年。初東關之敗。文帝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孤邪。引出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泣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輒棄之。遂不仕而終。

梁吉玠乞代父命

天監二年。馮翊吉。盼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盼年十五。槌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法度盛陳拷訊之具。詰盼曰。爾求代父。敕已相許。審能死不。且爾重騷。若爲人所教。亦聽悔異。盼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君足爲佳童。今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盼曰。父挂深劾。必正刑書。囚瞋目引領。唯聽大戮。無言復對。時盼備加桎械。法度愍之。命更著小者。盼弗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武帝乃宥其父罪。丹楊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欲於歲首。舉克純孝。盼曰。異哉。王尹。何量盼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盼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房景伯母能化部民

大通元年。北魏清河太守房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具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山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

麟德二年。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高宗善之。賜以縑帛。

晉王數省其母曹夫人

後梁貞明二年。晉王還晉陽。王性孝。故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

楚王居喪無戚容

後唐長興二年。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雞為膳。居喪無戚容。葬武穆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臠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名望門

漢孔融才疎意廣。訖無成功

建安元年。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疎。造次能得人心。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坐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犇東山。妻子為譚所虜。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

通鑑綱目卷十五
曹操以禰衡有虛名不殺

平原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於曹操。衡罵辱操。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延禮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衡衆辱祖。祖殺之。

滿寵請赦楊彪恐失民望

二年。故太尉楊彪與袁術昏姻。曹操惡之。誣云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

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尚書令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灋。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脚纏。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死諸葛走生仲達

魏青龍二年。蜀諸葛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歛軍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

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

夏侯霸知鍾會為吳蜀之憂

嘉平元年。夏侯霸犇漢。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

晉劉弘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永興二年。時天下大亂。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祭。手書

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陳敏欲盡誅江東名士

陳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略無敵。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內史。周玘為安豐太守。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為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循詐為狂疾得免。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為已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勲校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盡懷。散蒂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

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

王導勸琅邪王引致名士

永嘉元年。琅邪王睿至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旣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爲吳國內史。榮爲軍司。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壺爲從事中郎。周玘爲倉曹屬。琅邪劉超爲舍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爲參軍。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已。

王衍名蓋四海爲石勒所害

五年。漢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晉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王衍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常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

陳頹謂中華取士先白望

陳頹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財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卹。灋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唐楊綰爲相朝野相賀

大曆十二年。以楊綰常衮。並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

宏侈亟毀撤之

天下恃郭子儀爲安危

建中二年。郭子儀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爲王公。常願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爲名臣者甚衆。

白居易以牛僧孺等皆人望不宜踈棄

元和三年。翰林學士白居易上疏。以爲牛僧孺等直言時事。

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爲關外官。楊於陵等以考策敢
收直言。裴垍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
事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
臧者也。一旦無罪。悉踈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
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
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

李訓時取重望順人心

太和九年。以裴度兼中書令。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
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
俊。久爲當路所軋制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
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
知將敗矣。

裴度威望遠達四夷

開成四年。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不能入見。文宗勞問賜賚。
使者旁午。三月薨。諡曰文忠。文宗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
藁。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
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
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長安市人迎劉瞻

乾符元年。以虢州刺史劉瞻爲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
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
之。改期由它道而入。

才德門

司馬溫公辨才德之異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魏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堂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

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踈。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爲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早達門

唐李勣勸劉延祐稍自貶抑

總章元年。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

功名門

晉祖逖中流擊楫誓清中原

建興元年。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旣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

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陶侃運甓欲致力中原

三年。陶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公勤門

蜀漢楊顥諫孔明自校簿書

魏黃初四年。漢諸葛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灋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

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泣三日。

東晉陶侃治荊州未嘗少閑

太寧三年。以陶侃爲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捕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穉菑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灋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北魏蘇綽積勞成疾

梁中大同元年。魏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爲已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間。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

守職門

漢鄧暉拒車駕夜還

建武十三年。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鄧暉拒關不開。光武令從者見而於門間。暉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光武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於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暉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宋謝莊不奉旨開門

大明五年。武帝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檠信或虛。執不奉旨。須臾。敕乃開。武帝後因燕飲。從容曰。卿欲劾鄧君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

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唐段志玄閉門不納使者

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開營內之。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太宗聞而嘆曰。真將軍也。

呂元膺擢守門者為重職

元和五年。以御史中丞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鑰。守者不為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辨真偽。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為重職。

吳越王門吏不肯啓關

後梁貞明五年。吳越王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佗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

謙遜門

漢光武不許竇融讓職

建武十三年。以冀州牧竇融爲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光武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稅。不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間求見。光武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光武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乃不敢重陳請。

吳嚴峻力辭代魯肅

建安二十二年。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郎嚴峻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爲峻喜。峻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惻。至於流涕。權乃以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衆嘉嚴峻能以實讓。

晉羊祜拜官多避讓

咸寧三年。羊祜爲南城郡侯。祜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避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祜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也。

羊祜身沒讓存

四年。羊祜卒。武帝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淚霑鬚鬢。皆爲冰。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武帝曰。祜固讓歷年。身沒讓存。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

劉寔著崇讓論

太康十年。武帝爲皇孫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爲廣陵王傅。寔以時俗喜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則擇爲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爲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則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

東晉王述不肯讓尚書令

興寧二年。以揚州刺史王述為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北魏高祖嘉于烈有謙讓之美

齊建武二年。魏高祖見羣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為大選之始。光祿勳于烈。子登。引例求遷官。烈上表曰。方今聖明之朝。理應謙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魏王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謂曰。朕將流化天下。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故進卿為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

謝朓三讓吏部郎

永泰元年。明帝賞謝朓之功。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明帝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

梁韋叡不與羣帥爭先告捷

天監六年。曹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韋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叡爵邑。

湛僧智歸功於夏侯夔

大通元年。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

陵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已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唐房元齡請解機務

貞觀十三年。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男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女為韓王妃。深畏滿盈。上表請解機務。太宗不許。玄齡固請不已。詔斷表。乃就職。太子欲拜玄齡。設儀衛待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崔羣謂遂王嫡子不當讓

元和七年。立遂王宥為太子。更名恒。諸姬子澧王寬長於恒。憲宗將立恒。命崔羣為寬草讓表。羣曰。凡推已之有以與人。謂之讓。遂王嫡子也。寬何讓焉。憲宗乃止。

憲宗不肯篡述平蔡之功

十四年。裴度篡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憲宗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蜀趙廷隱願以昭武讓李肇。

後唐長興二年。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裒論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吳柴再用以戰功歸社稷之靈

清泰二年。吳德勝節度使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振嘗詢其戰功。再用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後漢郭威不肯獨膺爵賞。

乾祐二年。郭威至大梁。入見。隱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使血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於是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隱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鬪。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簡傲門

晉何綏與人書疏詞禮簡傲

永嘉三年。何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東晉殷浩欲正蔡謨傲上之罪

永和六年。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太后遣使諭意。謨終不受。於是穆帝臨軒。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時穆帝方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以君臣俱疲。乃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

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會稽王昱令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公卿乃奏謨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帥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謨大辟。會徐州刺史荀羨入朝，浩以問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下詔免謨爲庶人。

矜伐門

晉王濬與王渾爭功不已

太康元年，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渾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渾濬爭功不已。武帝命劉頌校其事。以渾爲上功，濬爲中功。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武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福。

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武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

劉毅自矜建義之功

義熙八年。劉毅性剛復。自謂建義之功。與劉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爲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陳侯安都恃功驕慢

天嘉四年。司空侯安都恃功驕橫。數聚文武之士。騎射賦詩。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輒奔歸安都。文帝性嚴整。內銜之。安都弗之覺。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園。襖飲。謂上曰。何如作臨川王時。文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文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啓借供帳水飾。欲載妻妾於御堂宴飲。文帝雖許之。意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座。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安都遣其別

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并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具奏之。因希旨稱安都謀反。安都自京口還建康。文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於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因出蔡景歷表以示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初高祖在京口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唐張行成諫太宗與群臣校功

貞觀十五年太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

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太宗甚善之。

吳沈行思與盛師友論功

後梁開平四年。吳越王鏐之巡湖州也。留沈行思爲巡檢使。與盛師友俱歸。行思謂同列陳瓌曰。王若以師友爲刺史。何以處我。時瓌已得鏐密旨。遣行思詣府。乃給之曰。何不自詣王所論之。行思從之。既至數日。瓌送其家亦至。行思恨瓌買已取鍛鎚擊瓌殺之。因詣鏐與師友論功。奪左右槊欲刺師友。衆執之。鏐斬行思。以師友爲婺州刺史。

後唐莊宗自矜十指上得天下

同光元年。荆南高季興在洛陽還。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

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

李穀與韓熙載各言攻取之易

天成元年。韓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汝陰進士李穀。穀送至正陽。痛飲而別。熙載謂穀曰。吳若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爲相。取吳如囊中物耳。

後晉楊昭儉諫齊王刻石紀功

開運元年。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旣塞。齊王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已之文。齊王善其言而止。

南唐取楚自謂諸國指麾可定

後周廣順元年。南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唐王自卽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爲請。唐王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王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

恬退門

漢楊雄恬於執利以樂道

天鳳五年。初成帝之世。楊雄爲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執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以綜天地人之道。又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辨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號曰灑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

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則必度越諸子矣。

東晉王述年三十尚未知名

咸康元年。王導辟王述爲中兵屬。述性沈靜。每坐客辨論。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旣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顧和殷浩固辭遷職

永和二年。穆帝以顧和爲尚書令。殷浩爲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卽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北魏彭城王好恬素不樂勢利

齊末元二年。魏以彭城王勰錄尚書事。勰固辭不免。勰雅好

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爲世宗所留。騶每乖情願。常悽然歎息。爲人美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北齊王晞苦辭侍郎

陳天嘉元年。北齊肅宗欲以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北周蘇威屏居山寺除官不拜

太建十三年。北周美陽公蘇威少有令名。晉公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周高祖聞其賢。除官不拜。宣帝就除大將軍。隋主爲丞相。高頴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頴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其父爲邳公。以威襲爵。

唐岑文本拜官有憂色

貞觀十八年。以岑文本爲中書令。文本旣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蘇頲固辭職以終制

景雲元年。許文貞公蘇瓌薨。制起復其子頊爲工部侍郎。頊固辭。睿宗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絕。睿宗乃聽其終制。

孔吏部不肯居朝廷

大中四年。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

鄭祗德以子尚主求散地

九年。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顯尚主。通顯。固求散地。以祗德爲賓客分司。

韋澳辭戶部乞小鎮

十一年。先是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宣宗欲以澳補

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屢就陛下乞小鎮。聖恩未許。宣宗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它歧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以澳爲河陽節度使。

後唐盧質固辭爲相

同光元年。晉王下教置百官。於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爲相。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爲之首。質固辭。請以豆盧革。盧程爲之。王卽召革。程。拜行臺左右丞相。以質爲禮部尚書。

吳宋齊丘以退讓爲高

長興二年。吳徐知誥欲以內樞使宋齊丘爲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爲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于應

天寺啓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隱逸門

漢光武屢徵處士

建武五年。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光武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卽位。以

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

李業等不受公孫述徵命

十二年。初。公孫述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朝廷貪慕名德。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

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遂飲毒而死。述耻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莊。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爲費貽不肯仕。述膝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

樊英進退無據黃瓊練達官曹

永建二年。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順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英不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彊輿入殿。猶不能屈。順帝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其後順帝乃爲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辭位。有詔譬音。勿聽。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爲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

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厚旣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危。以爲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峴峴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

隱逸門 通鑑綱目卷十五 五十六
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順帝頗采用之。李固。邵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爲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邵子也。

陳蕃薦五處士徵之皆不至

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桓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陳蕃爲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旣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肱與二弟

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爲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待兄命。盜遂兩釋焉。桓帝旣徵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閤。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桓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管寧等往依公孫度以避世

初平二年。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

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其知其優劣。邴原遠行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旣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獨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聞之。亦不復追也。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王得之。盜曰。吾惟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旣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免。

東晉殷浩累辭徵辟

建元元年。殷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

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請浩爲司馬。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濟。寧可然乎。浩猶不起。

謝安以山水文籍自娛

升平四年。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淹鼻曰。恐不免耳。及弟萬廢黜。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

夏主殺隱士韋祖思

元熙元年。夏主勃勃徵隱士韋祖思。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徵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

北魏世祖徵崔玄等差次叙用

宋元嘉八年。魏世祖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州邦。易曰。我有好

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叙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玄舅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梁陶弘景謂之山中宰相

大同二年。丹陽陶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武帝早與之遊。及卽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先諮之。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

北周處士韋夔十徵不屈

陳末定三年。周處士韋夔。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修第舍。夔仰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

隋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

仁壽三年。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文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大業末。卒於家。門人

隱逸門
通鑑綱目卷十五
謚曰文中子

唐田遊巖被徵無所規益

開耀元年高宗徵田遊巖為太子洗馬在東宮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蔣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俊節傲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僕以不才猶參庭諍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食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何酬塞想為不達謹書起予遊巖竟不能答

司馬承禎指終南山為仕宦疾徑

景雲二年睿宗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睿宗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睿宗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睿宗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天后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宋璟以山人言涉佞諛不用

開元六年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并獻其所為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

肅宗待李泌為賓友

至德元載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為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得歸隱居潁陽肅宗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肅宗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肅宗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肅宗乃止

李泌衣紫袍以絕羣疑

肅宗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肅宗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肅宗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肅宗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

肅宗為李泌築室於山中

二載李泌求歸山不已肅宗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為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代宗為李泌起書院於蓬萊殿側

大曆三年初代宗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代宗時衣汗衫躡屨過之欲以泌同平章事泌固辭代宗曰機務之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

居密近何必署敕然後為宰相邪。後乃命中使為泌葬二親。又為泌娶盧氏女為妻。資費皆出縣官。賜第於光福坊。令泌數日宿第中。數日宿蓬萊院。

南唐宋齊丘乞歸九華舊隱

後晉天福八年。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申書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乃出齊丘為鎮海節度使。齊丘忿對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今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

致仕門

漢薛廣德縣安車以傳示子孫

永光元年。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馳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廣德歸。縣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為榮。

晉劉坦乞聽劉寔請老

永嘉三年。劉寔連年請老。懷帝不許。尚書左丞劉坦。上言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謂宜聽寔所守。詔寔以疾就第。

宋何尚之致仕復起視事

元嘉二十九年。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

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數四。尚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之。沈慶之不效。何公往而復返。

孝建二年。南兖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以爲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表疏數十上。又面自陳。乃至稽顙泣涕。武帝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頃之。武帝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齊沈淵表百官致仕並窮困私門

建武元年。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七十皆令致仕。並窮困私門。詔依舊銓叙。

荆南梁震自稱荆臺隱士

後唐清泰二年。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爲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怙。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爲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

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知足門

漢張良自以封侯爲布衣之極

五年。張良素多病。從高祖入關。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二疏上疏乞骸骨

元康三年。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卽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宣帝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

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爲子孫頰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晉司馬孚不以尊寵爲榮

恭始八年。安平獻王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卽位。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武帝於阼階迎拜。旣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衣以時服。歛以素棺。詔賜東園溫明祕器。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毳物。一不施用。

齊王僧虔不欲一門有二台司

永明元年。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年不拜。武帝乃許之。加僧虔特進。儉作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日毀之。初王弘與兄

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後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隋韋世康有止足之志

開皇十五年。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為荊州總管。世康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文帝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楊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之。當世以為榮。

唐張嘉貞不營家產

開元十七年。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若獲其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

蜀王宗弁不肯求進不已

後梁開平三年。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成都。杜門不出。蜀主疑其矜功。怨望加檢校太保。固辭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賜與有加。

躁進門

漢賈捐之欲媚石顯以求進

永光元年。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爲宜賜爵關內侯。又共爲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元帝。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僞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爲城旦。

宋范曄自謂才用不盡

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楊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曄尋遷左衛將軍。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俱參機密。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文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內。豐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文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齊張敬兒意欲無限

永明元年。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爲南陽太守。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爲雍州。夢一胛熱。爲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武帝聞而惡之。會有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武帝疑其有異志。會武帝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朝臣皆預於座。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敬兒。并其四子。

王融三十內望爲公輔

十一年。中書郎王融。自侍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柝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驪。何得稱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特親厚之。鬱林王卽位。十餘日。卽收王融下廷尉。使中

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王融速求富貴

建武元年竟陵文宣王子良以憂卒明帝常憂子良爲變聞其卒甚喜臣光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王融乘危徼幸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慎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哉

北齊祖珽欲求宰相

陳光大元年齊祕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

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

唐姜公輔詣陸贄求遷官

貞元八年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竇相屢奏擬德宗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爲道士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爲對德宗怒參歸怨於君貶公輔爲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

鄭顥營求作相甚切

大中十年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為祕書監

後唐孔謙賂伶官求租庸使

同光二年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又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表求解職莊宗怒以為避事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

高尚門

齊魯仲連不願帝秦

周赧王五十七年秦攻邯鄲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為救趙實挾兩端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

魯仲連不受平原君封

五十八年。趙平原君欲封魯連。使者三返。終不肯受。又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魏子順以魯連爲高士之次

秦孝文王元年。齊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操守門

漢尚符璽郎不肯以璽授霍光

後元二年。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巳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嚴延年劾霍光擅廢立主

元平元年。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馬援謂丈夫窮益堅老益壯

建武元年。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馬援不荅梁松拜

二十五年。馬援軍至臨鄉。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种嵩拒中常侍迎太子

建康元年。立皇子炳為太子。改元。赦天下。太子居承光宮。順帝使侍御史种嵩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忠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順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傅燮拒趙忠不求私賞

中平三年。以中常侍趙忠為車騎將軍。靈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

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燮。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魏徐邈清介不改其常

嘉平元年。光祿大夫徐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王祥獨不拜晉王

咸熙元年。進晉公司馬昭爵爲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東晉顏含修己守道

咸康四年。光祿勳顏含以老遜位。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

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舍。舍曰。王公雖貴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舍。欲爲之筮。舍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北魏古弼不以肥馬給獵騎

宋元嘉二十一年。魏世祖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馬給之。世祖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世祖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小。不

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世祖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它日世祖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世祖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顧覲之獨不降意於戴法興等。

大明二年。初武帝在江州。山陰戴曇興。戴明寶。蔡閑爲典籤。及卽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武帝

皆與瀆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與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吏部尚書顧覲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覲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

齊虞棕不肯贊惟新之政

建武元年。海陵王卽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大官令荅無錄公命。竟不與。皇太后令曰。嗣主冲幼。庶政多昧。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宜入承寶命。明帝卽皇

帝位。大赦改元。以王敬則爲大司馬。陳顯達爲太尉。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蕭詵爲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棕稱疾不陪位。明帝以棕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齋廢立事示棕。棕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明帝與羣臣宴會。詔功臣上酒。王晏等興席。謝滌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人。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明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滌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滌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甚憚之。

梁王承等不往朱异之門

大同五年。朱异善伺候人主意。爲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

賂欺。因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唯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

唐宋璟不與楊思勗交言

開元四年。明皇將幸東都。以宋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明皇。明皇嗟歎良久。益重璟。

王毛仲不能致宋璟

十三年。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湊。毛仲嫁女。明皇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明皇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明皇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明皇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明皇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筋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

韓休守正不阿

二十一年。蕭嵩薦韓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明皇歎曰。吾貌雖瘦。天

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嚴挺之竟不詣李林甫

二十四年。張九齡與嚴挺之善。欲引以爲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爲人。竟不知詣。林甫恨之益深。

張彖不肯謁楊國忠圖富貴

天寶十一載。楊國忠既爲相。以天下爲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甄濟不以安祿山脅召

至德二載。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爲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強昇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肅宗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媿其心。以濟爲祕書郎。國子司業。

杜黃裳怒韋執誼以一官相買

永貞元年。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

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李鄜耻由宦官進

元和十二年。初。吐突承瓘方貴。寵用事。為淮南監軍。李鄜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瓘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瓘歸。引鄜為相。鄜耻由宦官進。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鄜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不見。

韋溫拒鄭注參佐之請

太和九年。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為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

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王皞力辨郭后祔廟之事

大中二年。初。憲宗之崩。宣宗疑郭太后預其謀。故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及崩。宣宗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宣宗大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逮事順宗。為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辭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俟之。敏中使謝曰。方為一書生所苦。公第先行。墀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皞爭辨方急。墀舉手加額。歎皞

孤直。明日皞坐貶官。

韋保衡憚李璋方嚴

咸通十三年。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爲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懿宗以璋爲宣歙觀察使。

後梁李愚不肯拜衡王

貞明一年。均王聞前河南府參軍李愚學行。召爲左拾遺。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均王聞而讓之曰。衡王於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爲鄧州觀察判官。

後周李穀以人臣盡節爲對

廣順元年。初。太祖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太祖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太祖以是賢之。卽位。首用爲相。

周行逢竟不能屈徐仲雅

顯德三年。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柰何爲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道迫脅。固召之。而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旣而召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三府。四隣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隣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

竟不能屈

通鑑總類卷第十五終

